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崇福宮在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衣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晉紀三十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二年

安皇帝丙

隆安三年春正月辛酉大赦 戊辰燕昌黎尹留忠

謀反誅事連尚書令東陽公根尚書段成皆坐死遣

中衛將軍衛雙就誅忠弟幽州刺史志於凡城以衛

將軍平原公元為司徒尚書令 庚午魏主珪北巡

分命大將軍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鎮北



將軍高涼王樂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珪自將大軍從中道出駿鬃水以襲高車 壬午燕右將軍張真城門校尉和翰坐謀反誅癸未燕大赦改元長樂燕主盛每十日一自決獄不加拷掠多得其情 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僂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豐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群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

楊紇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豐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千餘里破其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諸部大震 林邑王范達陷日南九真遂寇交趾太守杜瑗擊破之 庚戌魏征虜將軍



庾岳破張超於勃海斬之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  
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 魏主珪  
大獵於牛川之南以高車人為圍周七百餘里因驅  
其禽獸南抵平城使高車築鹿苑廣數十里三月已  
未珪還平城甲子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  
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  
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  
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  
益人神知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  
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

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  
悉送平城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三千依南燕王  
德德以為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  
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  
是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眾不過一萬鍾既敗附德  
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眾  
討廣斬之燕主寶之至黎陽也魯陽王和長史李辯  
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欲因德  
出戰而作亂既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苻廣  
辯復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



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鎮俘獲千餘人陳頴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

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嶮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疑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問渾昔爲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旣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也且今歲之



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爲魯虛危爲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 丙子魏主珪遣建議將軍庾真越騎校尉奚斤擊庫狄宥連侯莫陳三部皆破之追奔至大峨谷置戍而還 巳卯追尊帝所生母陳夫人爲德皇太后 夏四月鮮卑疊掘河內帥戶五千降于西秦西秦王乾歸以河內爲疊

掘都統以宗女妻之 甲午燕大赦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知朝望去之乃諷朝廷解道子司徒揚州刺史乙未以元顯爲揚州刺史道子醒而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爲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燕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等坐謀反誅 涼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北涼北涼王業求救於武威王烏孤烏孤遣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業將戰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之彊有窺窬之志紹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敵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



戰則有累卵之危業從之案兵不戰紹纂引兵歸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儻檀入錄府國事 會稽世子元顯自以少年不欲頓居重任戊子以琅邪王德文爲司徒 魏前河間太守范陽盧溥帥其部曲數千家就食漁陽遂據有數郡秋七月己未燕主盛遣使拜溥幽州刺史 辛酉燕主盛下詔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 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 秦齊公崇鎮東將軍楊佛嵩寇洛陽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固守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求救於魏常山王遵魏主珪以散騎侍郎西河張濟爲遵從事中郎以報之佺期問於濟曰魏之伐中山戎士幾何濟曰四十餘萬佺期曰以魏之疆小羌不足滅也且晉之與魏本爲一家今旣結好義無所隱此間兵弱糧寡洛陽之救恃魏而已若其保全必有厚報若其不守與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濟還報八月珪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往救之 燕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內恐燕主盛疑之累徵不赴以其家在龍城未敢顯叛陰召魏兵許以郡降魏



遣使馳詣龍城廣張寇勢盛曰此必詐也召使者詰問果無事實盛盡滅朗族丁酉遣輔國將軍李旱討之 初魏奮武將軍張袞以才謀爲魏主珪所信重委以腹心珪問中州士人於袞袞薦盧溥及崔逞珪皆用之珪圍中山久未下軍食乏問計於群臣逞爲御史中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鴉食椹而改音詩人所稱也珪雖用其言聽民以椹當租然以逞爲侮慢心銜之秦人寇襄陽雍州刺史郗恢以書求救於魏常山王遵曰賢兄虎步中原珪以恢無君臣之禮命袞及逞爲復書必貶其主袞逞謂帝爲貴主珪怒

曰命汝貶之而謂之貴主何如賢兄也逞之降魏也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遺種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逞獨與幼子贖詣平城所留妻子遂奔南燕珪并以是責逞賜逞死盧溥受燕爵命侵掠魏郡縣殺魏幽州刺史封沓干珪謂袞所舉皆非其人黜袞爲尚書令史袞乃闔門不通人事惟手校經籍歲餘而終燕主寶之敗也中書令民部尚書封懿降於魏珪以懿爲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珪問懿以燕氏舊事懿應對踈慢亦坐廢於家 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謚烏



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南燕  
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德遣  
比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  
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法爲  
兗州刺史鎮梁父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  
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  
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爲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  
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爲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  
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千餘  
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戍薄荷固平原太守張豁  
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  
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  
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  
參軍張瑛爲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  
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  
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爲不幸耳德殺之遂  
定都廣固 燕李早行至建安燕主盛急召之群臣  
莫測其故九月辛未復遣之李朗聞其家被誅擁二  
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留其  
子養守令支自迎魏師於北平壬子早襲令支克之



遣廣威將軍孟廣平追及朗於無終斬之 秦主興  
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下詔令群公卿士將牧守宰  
各降一等大赦改元弘始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  
法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  
遠近肅然 冬十月甲午燕中衛將軍衛雙有罪賜  
死李旱還聞雙死懼棄軍而亡至板陁復還歸罪燕  
主盛復其爵位謂侍中孫勅曰旱為將而棄軍罪在  
不赦然昔先帝蒙塵骨肉離心公卿失節惟旱以宦  
者忠勤不懈始終如一故吾念其功而赦之耳 辛  
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陽獲恭靖

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為羌賊臣興囚之恭靖逃  
歸自淮漢以北諸城多請降送任於秦魏主珪以穆  
崇為豫州刺史鎮野王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  
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  
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  
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  
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  
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  
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  
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疑之出走恩執而



殺之并其諸子疑之妻謝道蘊奕之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厓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爲恩黨所殺邈冲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

士爲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逢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



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  
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  
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靜爲  
右丞相 十二月甲午燕燕郡太守高湖帥戶三千  
降魏湖秦之子也 丙午燕主盛封弟淵爲章武公  
虔爲博陵公子定爲遼西公 丁未燕太后段氏卒  
謚曰惠德皇后 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  
擊丘旼破之與劉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  
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  
吳都諸軍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

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  
未暮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  
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樗蒲爲鄉閭所賤劉牢之  
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  
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隊盡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  
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  
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  
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  
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  
朝服至建康旣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



失作句踐戍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  
逐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  
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  
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吳興太守丘瓈餘姚  
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旣而牢之  
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  
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爲會稽太守都  
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以元顯錄尚書事  
時人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  
第門可張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所親信者率皆佞諛  
之人或以爲一時英傑或以爲風流名士由是元顯  
日益驕侈諷禮官立議以已德隆望重旣錄百揆百  
揆皆應盡敬於是公卿以下見元顯皆拜時軍旅數  
起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  
已富踰帝室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  
婚爲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終爲殷  
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  
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  
期兄廣爲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  
不聽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爲江夏



相玄以兵襲而劫之以爲諮議參軍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旣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桓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殺

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時巴陵有積穀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玄詐稱朝廷遣銓爲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爲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適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適等敗走玄頓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爲玄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玄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



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  
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  
走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步騎  
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  
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玄畏其  
銳退軍馬頭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會玄  
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玄遣將  
軍馮該追佺期及廣日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  
思平從弟尚保救敬 延入蠻中仲堪聞佺期死將數  
百人將奔長安至冠 甲城該追獲之還至柞溪逼令

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  
賄而嗇於周急好爲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爲診脉分  
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  
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  
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  
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  
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  
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  
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  
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



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爲弟所制不得隨之共  
殄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之怒然待企生  
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荆  
州吏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爲玄乃收之復遣人問  
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  
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涼王  
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  
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  
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  
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日

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  
猥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睦則祚  
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  
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虛暴深爲吾憂善輔永業勿  
聽讒言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  
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  
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  
超謂紹曰纂爲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步高視  
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柰何棄  
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



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也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尤威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衆斧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劔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

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彊以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群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謚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謚紹曰隱王以弘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



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是歲燕主盛以河間公熙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 劉衛辰子文陳降魏魏主珪妻以宗女拜上將軍賜姓宿氏

四年春正月壬子朔燕主盛大赦自貶號為庶人天王 魏材官將軍和跋襲盧溥於遼西戊午克之禽溥及其子煥送平城車裂之燕主盛遣廣威將軍孟

廣平救溥不及斬魏遼西守宰而還 乙亥大赦

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 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

和 高句麗王安事燕禮慢二月丙申燕主盛自將

兵二萬襲之以驃騎大將軍熙為前鋒拔新城南蘇二城開境七百餘里徙五千餘戶而還熙勇冠諸將

盛曰叔父雄果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 初魏

主珪納劉頭眷之女寵冠後庭生子嗣及克中山獲燕主寶之幼女將立皇后用其國故事鑄金人以下

之劉氏所鑄不成慕容氏成三月戊午立慕容氏為

皇后 桓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詔以玄為



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中  
護軍桓脩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玄  
督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玄輒以  
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爲淮南  
太守 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  
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弘  
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  
子亦在中纂燹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  
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  
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

漢亦由陛下無常棣之恩當自已責射以謝百姓乃  
更縱兵大掠囚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  
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  
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流涕纂改容謝  
之召弘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孤  
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  
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  
楊氏爲后以后父桓爲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辛卯  
燕襄平令段登等謀反誅 涼王纂將伐武威王利  
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



不可伐也不從利鹿孤使其弟儻檀拒之夏四月儻檀敗涼兵於三堆斬首二千餘級初隴西李嵩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磨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騾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爲沙州刺史以嵩爲效穀令宋繇事北涼王業爲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嵩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嵩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謂嵩曰段王無遠畧終必無成况忘郭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嵩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嵩爲

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嵩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代嵩爲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嵩迎已嵩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柰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已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禽也嵩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繇還謂嵩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嵩乃遣邈繇與其二子歆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嵩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嵩進嵩都督涼興



以西諸軍事鎮西將軍 吐谷渾視罷卒世子樹洛  
千方九歲勇烏紇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瑣  
慕延烏紇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  
膽智國人畏服之 燕前將軍段璣太后段氏之兄  
子也為段登辭所連及五月壬子逃奔遼西 丙寅  
衛將軍東亭獻侯王珣卒 己巳魏主珪東如涿鹿  
西如馬邑觀灑源 戊寅燕段璣復還歸罪燕主盛  
赦之賜號曰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殿內 謝琰以  
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  
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

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  
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入餘  
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  
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  
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  
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  
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寇  
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  
拒之 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  
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



揚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以琅邪王師何澄為尚書

左僕射澄準之子也 甲子燕大赦 涼王纂將襲

北涼姜紀諫曰盛夏農事方殷且宜息兵今遠出嶺

西禿髮氏乘虛襲京師將若之何不從進圍張掖西

掠建康禿髮儁檀聞之將萬騎襲姑臧纂弟隴西公

緯憑北城以自固儁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鍾鼓饗將

士曜兵於青陽門掠八千餘戶而去纂聞之引兵還

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 丁卯大赦 西

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元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

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元帥中軍二萬

屯柏楊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

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

為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

部眾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

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

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

等留此各以其眾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

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

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



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  
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儁檀迎之寘於晉  
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  
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  
款若逃歸姚氏必爲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使不  
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  
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旣退南羌梁戈等密招  
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  
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  
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

父子居此必不爲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彊吾將歸  
之若盡室俱行必爲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  
爲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  
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 丁亥  
尚書右僕射王雅卒 九月癸丑地震 涼呂方降  
於秦廣武民三千餘戶奔武威王利鹿孤 冬十一  
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什  
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衆擊恩恩走  
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索崧  
築滄瀆壘以備恩崧喬之孫也 會稽世子元顯求



領徐州詔以元顯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楊豫徐充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封其子彥瑋為東海王 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儁檀日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秦王興遣晉將劉嵩等二百餘人來歸 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李嵩為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嵩赦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瑤為征東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太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會稽

世子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胤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聞而未察以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以言及何事道子弗荅固問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我與朝士語



耶元顯出謂其徒曰車胤問我父子密遣人責之胤  
懼自殺 壬辰燕主盛立燕臺統諸部雜夷 魏太  
史屢奏天文乖亂魏主珪自覽占書多云改王易政  
乃下詔風勵群下以帝王繼統皆有天命不可妄干  
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厭塞災異儀曹郎董謐獻服餌  
仙經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  
薪蒸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多死不驗而珪猶信之  
訪求不已珪常以燕主垂諸子分據勢要使權柄下  
移遂致敗亡深非之博士公孫表希旨上韓非書勸  
珪以法制御下左將軍李栗性簡慢常對珪舒放不  
肅咳唾任情珪積其宿過遂誅之群下震慄 丁酉  
燕主盛尊獻莊后丁氏爲皇太后立遼西公定爲皇  
太子大赦 是歲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廣固大赦  
改元建平更名備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謚燕主暉曰  
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  
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立妃段氏爲皇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崔蔚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晉紀三十四

起重光赤奮若盡玄默攝提格凡二年

安皇帝丁

隆安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群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鑰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疆  
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  
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  
西王以廣武公儁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  
尚書事 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  
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  
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 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  
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  
崎嶇二嶺之間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  
湎遊畋不以國家爲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

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  
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  
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  
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悞  
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群臣同宴於內殿超  
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纂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禁  
中至瓊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  
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  
胷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  
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



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畚耒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爲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賊

殺兄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留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衛氏爲太后妻楊氏爲后以超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謚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殺



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桓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爲左司馬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勢方嗣之

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四圍交諸伏皆出裕與交鳴鼓賊以爲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閑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河西王利鹿孤伐涼與涼王隆戰大破之徙二千餘戶而歸 夏四月辛卯魏人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以庾岳爲刺史 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爲僚佐偏裨 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張掖太



守權素豪雋爲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非撥亂之主鄉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爲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爲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爲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

在恐部衆不從故約臣祭山而返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衆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氏池衆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帥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



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  
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帥騎五百降於蒙遜業  
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  
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  
孤孑然一已爲君家所推願留餘命使得東還與妻  
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畧威禁不行  
群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  
富占將軍俱僕帥戶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僕石  
子之子也 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  
千人 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

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  
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爲威虐百姓饑饉  
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返掌不可失  
也碩德言於秦王與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  
騎七千從之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  
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  
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  
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  
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  
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



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檐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佗謀略唯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恐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

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為恩所執桓玄厲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聞孫恩逼京帥建牙聚衆上疏請討之元顯大懼會恩退元顯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為張掖太守和平侯弟季為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為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騫謝正禮為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河西王利鹿孤命群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嵩曰



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允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秋七月魏兖州刺史長孫肥將步騎二萬南徇許昌東至彭城將軍劉該降之 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禽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從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西涼公暲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

利鹿孤廣武公僂檀與論兵畧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書利鹿孤謂僂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僂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軍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彊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執益盛沮渠蒙遜李暲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



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  
王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 詔以劉  
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  
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 無王威懲其  
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  
群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  
自保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興段讚謀  
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  
璣與秦興之子興段讚之子秦潛於禁中鼓譟大呼  
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

有一賊從閤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等  
定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  
氏以爲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  
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  
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群臣入朝始知有變因  
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天王  
位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  
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  
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  
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



赦改元光始 秦隴西公碩德圍孤城累月東方之  
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  
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  
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群臣請與  
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  
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  
愛尺書單使爲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  
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  
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  
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

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頴等五  
十餘家入質于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  
賢禮名士西土悅之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  
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  
挈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姑臧請帥其衆東遷碩  
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挈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挈  
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  
能久也何爲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爲  
然蒙遜遣子奚念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  
受曰奚念年少可遣挈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



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挈臣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與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鄴善荀子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挈爲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南燕主備德宴群臣於延賢堂酒酣謂群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卿知謂朕朕不知謂卿邪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疋備德母及兄納皆在長安備德遣平原人杜弘往訪之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當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之祿以申烏烏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備德曰弘爲君迎母爲父求祿忠孝備矣何罪之有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竄



入海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遣常山王遵定陵公和  
跋帥衆五萬襲沒奕干於高平 乙卯魏虎威將軍  
宿沓干伐燕攻令支乙丑燕中領軍宇文拔救之壬  
午宿沓干拔令支而戍之 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  
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  
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僂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朗閉門  
拒之僂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  
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  
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佗國棄州境士  
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論之僂檀乃與朗

連和遂曜兵姑臧壁於胡所僂檀知呂超必來斫營  
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  
僂檀營僂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  
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二百餘級呂降懼僂與  
僂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僂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  
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  
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僂檀怒攻其昌  
松太守孟禘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  
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僂檀之疆遁還  
桓玄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



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戍  
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  
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  
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一數使人上巳  
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  
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  
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  
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  
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  
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

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元顯  
曰桓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揚專有荆楚第  
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困  
竭玄必乘此縱其姦究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柰何  
法順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佗圖  
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  
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  
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已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  
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軍已當爲內應元顯  
大喜遣張法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爲難法



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滄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桓玄以尚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桓脩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因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法順言於元顯曰

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爲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爲荆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丁丑燕慕容拔攻魏令支戍克之宿沓于走執魏遼西太守那頡燕以拔爲幽州刺史鎮令文以中堅將軍遼西陽豪爲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淵爲尚書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令博陵公虔爲尚書左僕射尚書王騰爲右僕射  
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  
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  
秦王興聞珪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奕干  
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  
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  
壁以備秦柔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  
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社崙帥其部落遠遁漠北奪  
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崙大爲所  
敗倍侯利奔魏社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

鷄大破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  
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  
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爲軍軍有將百人爲  
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  
首而殺之 禿髮傉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  
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  
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徙  
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爲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亡聖  
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爲人守城不能  
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



戮姑臧死且不朽傳檀義而歸之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遭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糗糧給士卒玄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安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于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癸丑

魏常山王遵等至高平決奕于棄其部衆帥數千與劉勃勃奔秦州魏軍追至瓦亭不及而還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雜畜九萬餘口徙其民於代都餘種分徙平陽太守貳塵復侵秦河東長安大震關中諸城晝閉秦人簡兵訓卒以謀伐魏秦王興立子泓爲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書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爲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盡阮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



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儁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儁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爲反覆今不取後必爲朝廷憂利鹿孤遣儁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儁檀送于西平徙其民于樂都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爲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罷

玄前鋒殺之柔之子也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降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玄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桓玄旣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際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爲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



之軍深洲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  
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  
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  
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况爲凶愚者  
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  
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昔人射  
鈎斬祛猶不害爲輔佐况玄與君無宿昔之怨平時  
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  
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  
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

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曰  
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旣成恐難圖  
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  
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柰驃騎何三月乙  
巳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  
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之覺  
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爲諮議參軍元顯  
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  
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  
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



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耳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者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玄以桓偉爲荊州刺史桓謙爲尚書左僕射桓脩爲徐兗二州刺史桓石生爲江州刺史卞範之爲丹陽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謐爲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

之弟也玄姊爲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爲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邁口射鉤斬祛并邁爲三玄悅以爲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庾楷張法順毛泰等於建康市桓脩爲王誕固請得流嶺南玄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



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  
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  
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  
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  
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  
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  
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  
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  
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為事已泄為玄所殺乃帥部  
曲北走至新洲溢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

陵將吏共殞斂牢之以其妻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  
暴尸於市 大赦改元大亨 桓玄讓丞相荆江徐

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

史總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為太宰 司馬休之劉敬

宣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弟為質於秦以求救秦

王興與之符信使於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屯彭

城間 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

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

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眾數千人復

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



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甲戌燕大赦 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儁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儁檀謂諸子曰儁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儁檀利鹿孤卒儁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于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

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雋賢師欣然冀得少安旣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饑寒由是衆心失望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儁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秦主興以熾磐爲興晉太守 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高句麗攻宿軍燕平州刺史慕容歸棄城走 秦王興大發



諸軍遣義陽公平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將步騎四萬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尚書令姚晃輔太子泓守長安沒奕干權鎮上邽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平攻魏乾壁六十餘日拔之秋七月魏主珪遣毗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爲前鋒自將大軍繼發以擊之 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玄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魏主珪至永安秦義陽公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長孫肥逆擊盡禽之平退走珪追之乙巳及於柴壁平嬰城固

守魏軍圍之秦王興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及興未至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興至蒲阪憚魏之彊久乃進兵甲子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之南斬首千餘級興退走四十餘里



平亦不敢出珪乃分兵四據險要使秦兵不得近柴壁興屯汾西憑壑爲壘束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鈎取以爲薪蒸冬十月平糧竭矢盡夜悉衆突西南圍求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應興欲平力戰突免平望興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乃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鈎捕之無得免者執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衆二萬餘人皆斂手就禽興坐視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震山谷數遣使求和於魏珪不許乘勝進攻蒲阪秦晉公緒

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珪聞之戊申引兵還或告太史令鼂崇及弟黃門侍郎懿潛召秦兵珪至晉陽賜崇懿死 秦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 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爲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魏主珪初聞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兗州求訪獲其從者問其



故皆曰魏朝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附既而  
聞崔逞被殺故奔二國珪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  
見優容 南涼王儁檀攻呂隆於姑臧 燕王熙納  
故中山尹符謨二女長曰娥娥爲貴人幼曰訓英爲  
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  
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  
謚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畋于  
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  
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  
上人皆投伏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魏以庾岳爲司空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還雲中柔  
然可汗社崙聞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  
無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而還 太尉  
玄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  
玄旨酖道子殺之 沮渠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  
庸叛奔西涼蒙遜聞之笑曰吾待中庸恩如骨肉而  
中庸不我信但自負耳孤豈在此一人邪乃盡歸其  
孥西涼公暲問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  
也暲曰嗣才度若敵我者我何能於千里之外以長  
繩絞其頸邪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殿下之與



索嗣得失之理臣實未之能詳若以身死爲負計行  
爲勝則公孫瓚豈賢於劉虞邪嵩默然 袁虔之等  
至長安秦王興問曰桓玄才畧何如其父卒能成功  
乎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  
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勢  
必將篡逆正可爲宅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爲廣  
州刺史 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  
弼洸宣謚悃璞質遠裕國兒皆爲公遣使拜禿髮儼  
桓爲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爲鎮西將軍沙州  
刺史西海侯李暉爲安西將軍高昌侯秦鎮遠將軍  
趙曜帥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忽帥騎助  
呂隆守姑臧松忽至魏安僇檀弟文真擊而虜之僇  
檀大怒送松忽還長安深自陳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一百二十二

五

楊恩去六







